

爸妈爱情

□孙世梅

凡人雅事

这次回家，早早地就计划好多待些天，好好陪陪爸妈。过去的这一年，忙忙碌碌，虽然离得不远，却只回过四五次家，也是来去匆匆。身为子女，亏欠父母的实在是太多了……

从我们回来，爸妈最大的事儿就是安排每天的饭菜，就像孩子们在外多么受苦、吃不到好东西似的。二老在很多事情上，想法都有分歧，甚至相左，唯独对我们，意见总是高度一致，一定要把最好的留给子女。这次在家的时间比以往多，每天都能安静地陪他们聊聊天儿。爸妈年纪大了，絮叨着往事，他们的女儿能够在旁倾听，这让二老感到心满意足。

这么多年，爸妈就分别在自己的卧室睡，爸打呼噜，妈习惯早起，两个人各有各的生活习惯，互不干扰也挺好。昨天睡得很晚，我陪着妈躺在床上，大概夜里11点多了，这会儿妈却打开了话匣子，开始讲起她和爸的桩桩往事。这些事儿，我年年都听，甚至每年不止听一遍，所以每次妈再讲这些我认为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就不那么走心了。有时候也觉得妈是不是有些苛刻了，毕竟爸为了这个家直到现在还在筹划和操劳。

这一次，妈是从和爸相亲那会儿讲起的。她还清晰地记得爸那天穿的是什么样的上衣，还说爸站在那儿，个子不高，不是很直溜儿，她一点儿都不随心，又讲奶奶是怎么热情接待一起陪着来的姥姥、姥爷的。回家后，妈就觉得不满意，越想越后悔。姥姥和姥爷说：“老孙家过年能杀起

猪，是正经过日子人家，挺好的！再说都当答应媒人了，不同意不好，退掉亲事让别人笑话。”妈说到这些的时候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连说：“啥也别说了，那个时候就是年轻啊，听你姥和你姥爷的话都听惯了……”

再接下来，妈就又讲到了生我们几个坐月子的经历。在妈看来，爸不懂得照顾她，不知冷知热。妈细述她是如何睡了凉炕，如何在月子里还要干活儿，如何因为抱柴禾的事儿和爸吵架……总之，因为这些，身体上才落了病。妈讲这些的时候，很是伤心。我静静地听着，体会着妈所经历的各种不易和心酸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。妈好像也不需要我安慰什么，更不需要评判什么，就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说着。偶尔，我听到她深有抱怨时，就会开玩笑地加一句：“要不，您和我爸离婚吧……”妈就沉默了一下，又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这都多大岁数了，70多岁了，还离啥离，你妈这一辈子啊……”

这一晚上，妈讲了很多，后来她不再说了，让我赶紧睡，可我早就没有一点困意了。尽管这些事儿我听过好多遍了，这一次，感受却不同。妈讲的这些，不就是一个时代农村女性生活的缩影嘛。对自己的妈，做女儿的一定很心疼，但我没有对爸的责怪。

爸是一个闲不住的人。他年轻的时候，在乡亲们眼里，大概就是不务正业。那个年头，不安心务农就被人瞧不起，爸不怎么会干农活儿，常被邻里笑话。他当过代课老师、生产队的会计，经营过酒厂、雪糕厂……因为一时没

干出什么名堂来，所以并不被看好。到后来，爸从开着一辆破旧的拖拉机开始创业。妈常说，你爸当年开的那拖拉机一跑起来把车上的人颠起老高了，没有棚，冬天把鼻子都冻坏了。你爸能吃苦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干起来的。那时候，一听到拖拉机的声音，就知道是你爸干活儿回来了，因为整个村子没有第二辆……关于爸的这些往事，也都是妈讲给我们的。妈讲这些的时候，眼睛是亮亮的。

听着这些，我的思绪总会飘出去很远很远。小时候，爸跑外面的事儿，赚钱养家；妈操持家里的事儿，照顾一家老小。那时没有手机，爸每天早出晚归，什么时候回来，妈渐渐摸出了规律，但有时遇到别的事儿，难免会回来得晚。妈就一遍一遍地像是说给我们，又像是自言自语：这么晚，怎么还不回来……终于，在不安中听到了拖拉机声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也能看到妈脸上立刻现出喜出望外的神情。后来，村里养拖拉机的人家多起来，妈却能准确地从声音判断出哪一辆是爸开着的。她说，你爸开车稳当，声音不是那么大，变化也不大。可当我们仔细辨认时，却听不出有什么差别来。

有时爸会给我们买些好吃的，回到家他会一边分给我们，一边和妈交流着一天的收获。这会儿，爸妈就都笑着，我们也都高高兴兴的，这天就像过节了似的。我上五六年级的时候，我家有了村子里第一台洗衣机、第一台彩色电视机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洗衣机安置好后，爸高兴得不知道洗什么才好，一下子抓起妈新买的头巾扔

进旋转的水流中，妈急得伸手要去捞，爸连忙阻止说：“别被电着，别被电着……”那会儿，妈气得脸都涨红了，爸却在旁边一个劲儿地笑。电视机刚买来那一阵，左邻右舍都来家里看，每天很晚才走。妈嘴里埋怨着都是这个电视机招来这么多人，可第二天，她还是忍不住又招呼邻居们接着来看连续剧……这些往事一幕一幕就在眼前，可光阴却不知不觉走了几十年。

如今爸妈上了年纪，身体不如从前，我们也经常打电话叮嘱二老要互相关心、互相照顾。妈性格不那么开朗，是天生的倔脾气，过去的事儿总装在心里，爱和爸生闷气。爸还是直来直去，不会说软乎话，不会哄妈开心。直到现在，爸妈也会动不动就吵架，只不过吵完好像很快就忘了。妈吃药，爸该提醒提醒；爸渴了，妈该倒水倒水；他俩还会并排坐在一起看电视，尽管还会为看哪个台而争论不休；他俩还常常在茶余饭后规划大家小家的日子，尽管意见很少有统一的时候……妈抱怨归抱怨，爸要是身体不适，她比谁都着急；爸性子急、要求高，对妈，他在努力地板着脸，偶尔没克制住，能感受到他的后悔和自责。我不知道爸妈这算不算爱情，反正他们的一辈子就是这样：在不停地拌嘴中相互搀扶着，走过了风风雨雨，走过了磕磕绊绊……



木刻

赵宗彪作

打招呼

立夏后，天气晴好，我上班没有坐公交车，呼吸着暖融融的空气，身背着徐徐攀升的初夏暖阳步行在人行道上。

对面走来一身材魁梧、面容和善的老者，我眼睛一亮，这不是好久不见的老J吗？我远远便向其投去微笑并招手致意。他步履矫健很快就离我很近了，见我在向他招手就问道：“干啥去啊？”在我们擦肩而过的一刻，我发现自己认错人了，他不是老J。既然认错了就将错就错吧。“上班去。”我回答着，从他身边走过。

第二天，我们在同一条路上又相遇了。这次他先打招呼：“干啥去啊？”我微笑着回答：“上班去。”过了几天我们又相逢了，这次他站住了：“你是谁来了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唉，人老了……”我惭愧地笑了笑：“您记性没有问题，是我认错人了，对不起。”闻听此言他笑了：“没关系，哈哈，以后见面咱们还打招呼。”带着爽朗的笑声，他走远了。

此时此刻我也在心底里笑出了声，是啊，生活在一个城市，走在同一条路上，享受同一缕阳光，我们就是熟人。

追公交

单位和家之间有一条公交线路——9路公交车，几乎每天我都要坐它上下班。

9路公交车路过的单位较少、里程又短，所以乘客不多，公交车安排的车辆也少，遇到车辆维修、司机请假，车辆就更少了。所以坐9路公交车要掐算好时间，不然就得在站点苦等。

一日，我走出单位准备坐9路回家，离站点还有100多米，公交车就从我身边飞驰而过，在站点停下后，仅有两名乘客上车。眼看着车门关上，汽车将要启动，我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追赶即将开走的公交。这时，9路公交车司机发现了正在加速追赶的我，他停下汽车打开车门等我，我又快跑了几步终于撵上了车。就在我抬腿要迈上9路路的时刻，身后有人在高声喊着：“爸爸、爸爸！”原来是姑爷开车去接放学的外孙，他看见我在追公交，就从

后面追上了我。望着车内乘客和准备启车的司机，我来不及思考，毅然决然地上了公交，我向停在公交站点的姑爷喊道：“你们先开车回家吧，我坐公交回去。”

在公交车和姑爷的轿车之间，我选择了前者。一车人等了我10多秒，我付出努力追上公交，怎么好弃之而去呢？

拧瓶盖

一日开会，邻座是一位妙龄女性。

会议即将开始，妙龄女向我递来一瓶矿泉水，我微笑婉拒，示意她有矿泉水，她微笑着仍然把矿泉水送到我面前，红唇微启轻吐两个字：拧开。哦，我恍然大悟。接过矿泉水，我自信地拧着，用力，瓶盖纹丝不动，再用力，还是固若金汤。我顿时满面通红。咬紧牙关继续发力，终于拧开了顽固的瓶盖，递给这位女士，她再次轻启朱唇：谢谢。我这时满面绯红地回道：不客气。

在别人需要帮助时，一定要竭尽全力，不然就会尴尬加羞愧，特别是在女性面前，好在我成功地拧开了瓶盖。

郭志义

生活短视频

生活片段

人生好境

窗台柿秧怡晚晴

战福君

家有一闲置花盆，老伴拟把它利用起来：她在市场上买来沃土，把家里多余的毛葱拿出来，植入其中。半个月后，毛葱开始发芽生叶，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花盆里，竟然“冒”出一棵柿子秧，且长势迅猛、大有喧宾夺主之势，不到一个月的光景，那棵柿子秧就蹿出半米来高。

见此情景，我建议，赶快把那棵柿子秧拔掉，以免挤占毛葱生长空间，也有碍观瞻。老伴说：“留着吧，它也是一条‘生命’，投奔咱家来的，日后，也许会开花结果呢。”

可怜，这棵柿子秧生不逢时，刚“出生”不久，就遇上了突如其来的疫情，但在我的精心呵护下，它没受到任何影响，“若无其事”地生长着。因不便出门，我整天宅在家里，殚精竭虑地打理这棵柿子秧，整日为它浇水、施肥、修剪枝杈……乐此不疲。这棵柿子秧，也够争气的，像会感恩似的：舒展枝杈，长高、变粗、分杈、爬蔓，以良好的形态，回报主人。

转眼间，两个多月过去，那棵柿子秧渐长“成人”。一日晨曦，我突然发现，柿子秧开花了，

一朵朵小黄花，在浓浓绿叶的陪衬下，闪亮登场，散发出阵阵芳香。再过一周左右，柿子秧开始结果了：有的一棵枝藤上结1个，有的结2-3个。

遗憾的是，由于我们没有养育经验，部分花开后，没有结果。后来得知，在室内养育的柿子秧，开花之后，必须进行人工授粉，才能结出更多果实。经人指点，加之网上学习，我初步掌握了室内哺育西红柿的要领，概括起来就是：温度、湿度、阳光、肥力、氧气5个要素。之后，在我们科学养育之下，那棵柿子秧枝繁叶茂，硕果累累，竟然“一口气”结出40多个柿子。

然而，这棵柿子秧的生长过程，并非一帆风顺。盛夏时节，发现柿子秧突然打蔫，仔细观察，知道是遭遇了病虫害的侵袭；这些害虫，盘踞在秧藤上，拼命地“吸血”，肆意掠夺营养，把柿子秧折磨得憔悴泛黄。见状，我充当起医生角色，进行急救。听人说，用烟蒂泡水，喷洒灭虫效果很好，我按图索骥，自制药水喷洒，可是，用了几次，收效甚微。后来，我从市场买来根除型杀虫粉，洒入柿子秧底部。哈哈，这次真的妙手回春，药到病除。小飞虫土崩瓦解，柿子秧又重现生机和活力。

自家里有了这棵柿子秧，我的生活轨迹，发生了明显变化，每日所思、所想、所做、所为，都在向它倾斜，我似乎成了一个园丁，开始倾心尽力钻研西红柿的生长规律，并从中分享快乐时光。

经过辛勤劳作，果实逐步成熟了，这个时候景色很美：红了的西红柿，像灯笼；绿色未熟的，像青苹果；正在开花的，像小星星和小喇叭……由于不上化肥，我家西红柿沙瓤有籽，汁水饱满，酸甜可口，吃起来味道特别好。每个周末，儿孙们回来团聚，都要搞个采摘仪式。他们进屋后，首先就是观察西红柿，奶奶和小孙女联手合作，把熟透的西红柿轻轻摘下，用清水洗净。小孙女懂事懂理，每次都是让长辈先品尝。接下来，家人围绕西红柿展开话题，引来欢声一片。此时此景，一种成就感、幸福感油然而生。

如今，那棵柿子秧已“寿终正寝”。它的悄然离去，真的让我魂不守舍。回首那棵柿子秧的“光彩一生”，家人无不拍手相赞。它不仅仅是结出许多酸甜可口的果实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为我家增添了无限的情趣和活力，让我们喜乐开怀，“柿柿”如意！



木刻

赵宗彪作

高位截瘫17个年头了，雇用的护工来来去去不下百人。有的记得长相，却忘记了名字；有的模糊记得姓氏，却想不起细致的模样。唯独第49个护理过我的护工——小赵，她的样子始终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
小赵来我家，职责本是保姆，但在没有护工或者护工家里有事请假时，她一担挑，既当保姆，又当护工。小赵工资一分不多要，反而干着两个人的活儿，且一干就是四个春夏秋冬。1460个日子的朝夕相处，我们早把她视为家人，她也把我们当成亲人。

年过40岁的小赵，看上去却像50多岁，因排行老五，家里人都叫她五姑娘。小赵从小喜欢唱歌，加上身姿窈窕，被下屯来招生的艺校老师一眼就相中了，可是保守的父母硬是拦下了女儿，这成了小赵一生的遗憾。小赵父亲40岁出头就病逝了，母亲偏选中她养老，哥哥和姐妹都不解，只好由着母亲的性子来。直到后来70多岁的母亲也走了，走之前她告诉儿女：她可怜五姑娘婚姻不幸，害怕她过分老实而遭欺负，所以住进了五姑娘的家。生活一地鸡毛，小赵最终向法院递交一纸离婚诉状，随即远走他乡靠打工维持生活，一心只为给儿子娶上媳妇。会唱歌的小赵，劳动之余，以歌为伴，不但给自己排

忧解闷，还为自己的病房带来了欢笑。小赵会反串，能唱完整的二人转曲目和拉场戏曲目，什么《回书记》《马前泼水》都不在话下。唱歌演戏，虽是自学成才，小赵却表演得惟妙惟肖，尤其扇子功夫更堪称一绝。我住在康复病区，一有节假日，小赵就被大家架着来上一段。闻听歌声，病友们都坐着轮椅聚拢而来，看着热闹，拍着巴掌，忘记了自己还是个病人，在愉快中度过周末时光。值班的护士、医生有时也会放下手头的工作挤到人群中看上个片刻，情不自禁地跟着喝彩。

由于我的双脚多年不能走路，我患上了严重的甲沟炎，时常感染化脓，医生检查后提出手术治疗的方案。就在我担心犹豫不决之际，小赵从旅行箱里取出一个帆布包，包里是一套不锈钢的修脚工具，只见小赵戴上一一次性医用手套，先用酒精棉把修脚工具逐件消毒，脚跟底下铺一块消过毒的纱布，然后开始进入操作：她把一段比大脚趾略宽的细钢丝两头城成钩，然后挂在指甲两边，再用胶布粘上万能胶把钢丝包裹上。我半信半疑，她的土办法竟然不动刀、不上药还有了疗效，甲沟炎从此没有再犯。事后闲唠，方知小赵专门学过修脚，只差没有资金开店才荒废了这门手艺。没想到居然在我这里派上了用场。

心灵手巧的小赵，干活走心，把我每天在医院里进行康复训练中的PT疗法熟记于心，并总结了7个基本动作，绘制成简图，便于记忆，一目了然。每当雇一个新的护工，她就自告奋勇担当教练，手把手教学，直到学会为止。护工学徒独立上岗后，都喊她小赵老师，她嫣然一

笑，也不反对。掐指算来，小赵在我家干护工的活儿比做保姆时间还要长，所以称小赵为“护工”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2022年4月27日上午，小赵陶醉在老妈给她安排的五一带薪休假快乐之中——她要借此长假，把离婚手续办好，从而结束长达近十年的马拉松式离婚长跑；她要去看表姐给她介绍的对象，在外漂泊多年，过够了风雨飘摇、四海为家的日子，她也应该找个避风的港湾歇歇脚了；她要回老家的镇上，把欠下的新农合款补齐，一旦有个病灾也好有个保障；她要回屯里，找村主任做主，把一家三口的土地划分开，她和儿子的一份，前夫是一份，然后把她和儿子的那份交给村里的合作社打理，每年收点地租，也多一份收入。这件事非同寻常，自己不到场签字画押也不能生效……

一想到三天后即将迎来的长假，以及快要摆脱多年的困扰烦恼，小赵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喜形于色，在我家屋地扭起了大秧歌，接着翻出手绢，后来竟然唱起了一首老歌“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……”这是小赵来我家做保姆、当“护工”四年多来，第一次“疯狂”的表现，全家人惊诧之余更多的是理解，围一圈儿看她的倾情表演，为她曾遭遇的不幸感到不平，更为她才艺被埋没感到心疼。就在我们跟着载歌载舞的小赵波澜起伏、醉意享受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转过身来的小赵已是泪流满面、哽咽不止了。我们实在是不清楚，在小赵的哭声里，有多少苦涩的发泄，又有多少甜蜜的期待？

当天午饭，小赵为大家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午餐，一家

人其乐融融地欢聚一堂。殊不知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正悄然降临到小赵的头上。

下午起床时，每天都是小赵第一个唤醒我和护工，可是今天的她却悄无声息。老妈有些奇怪，推门进屋时，发现小赵瞳孔放大，不省人事，枕边是她吐出的中午饭菜。老妈一边喊我快打120，一边用手清除她口中的秽物，以免影响呼吸。救护车赶到，初步判断脑病，即刻奔赴就近的医院。80多岁的老妈一路跟随，交上住院押金，在家属栏签了字，脱下自己的鸭绒服盖在小赵的身上。在场的人，都以为老妈是小赵的亲妈。泪花儿含在老妈的眼中，直到做完这些，眼泪这才像断了线的珠子，唰地一下都流了下来。生活中，老妈早已把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“护工”小赵当成了自己的亲闺女。

可怜的小赵在外当保姆、干月嫂七八年，不管多难多苦，都咬牙挺住，春节都没有回过家。她靠着自己的打拼，总算给儿子交了首付买了婚房，又月供贷款一台新车，原本只盼尽快有个孙子（女）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家帮助看孙子（女），享受天伦之乐，算是老来有个如愿的归宿……2022年4月27日晚上，脑溢血的小赵住进了ICU病房……后来，捡了一条命的小赵出院后被儿子接回了家。不久后，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前途，小赵留在国内，暂时和丧偶的二姐一起生活，小赵儿子一家则飞往美国……

我多希望有一天，小赵一家团聚，念的儿子一家从国外归来，给小赵一个真正温暖、幸福的家，我期盼着。

况味